

LOVE AND INTRIGUE

一场商界巨子间的权欲之争
一场兵不血刃的围猎捕杀
我知道你想让我一无所有
现在你如愿以偿了

FEIWOSICUN

署

阴谋

01

我到底有多爱你，
只有我自己才知道。
可这世上的爱情，无可奈何，
身家利益总要排在前头。

非外借

01

FEIWOSICUN

匪我
思存
著

裂锦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裂锦 / 匪我思存著. — 南京 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8. 7
ISBN 978-7-5594-1460-1

I. ①裂… II. ①匪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97415号

书 名 裂锦
作 者 匪我思存
出版统筹 黄小初
选题策划 北京记忆坊文化
责任编辑 姚 丽
策划编辑 单诗杰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封面绘图 三 乖
封面设计 80零·小贾
版式设计 段文婷
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印 刷 环球东方(北京)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字 数 186千字
印 张 8
版 次 2018年7月第1版, 2018年7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94-1460-1
定 价 36.00元

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010-57194853

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她早就什么都没有了，只剩了他——终于还是连他也失去了，或者，她从来就没有拥有过他，只是他给她造成了一种拥有的假象。

——傅圣歆

他把他最珍爱的一切毁掉了，他亲手扼杀了自己的爱情。他输掉的是一个世界，一个他再也不会拥有的世界！他有多爱她，只有他自己知道。

——易志维

圣歆，我爱你。你知道的，从小我就爱着你，等着我们两个一起长大的日子。我爱你，想娶你，从来就没有改变过。

——简子俊



目录

CONTENTS

序 浮生如梦 _ 001

Chapter 01 人生只若如初见 _ 005

Chapter 02 昙花开了一瞬 _ 059

Chapter 03 她比烟花寂寞 _ 095

番外 满盘皆输 _ 181

序 I 浮生如梦

最近突然又迷恋上甜食，即使是半夜肚子饿了，仍会去厨房替自己煮一碗汤圆。

非常好吃的中国传统小吃，咬一口，琥珀色的玫瑰糖馅会从雪白的薄皮里慢慢渗出来，淌满整支细瓷小勺。空气里氤氲着蜜糖的香气，在这样春寒料峭的夜晚，会令人觉得温暖且安逸。

看，我是个没有出息的人，但凡生活中尝一点儿这样的小甜蜜，便已经觉得幸福。

十余岁时，少年意气，睥睨天下，其实并不懂得什么叫幸福。



于是一意孤行，执着于求不得。

《裂锦》初稿完成时，还是学生时代，不知为何，就固执地相信了所谓的苍凉，执意讲述这样一个故事。

或许是临近毕业，有一种青春的茫然与焦虑，总觉得前途漫漫，而来日大难。仿佛是小時候邻居折了一枝灼灼的桃花给我，执在手里，春日的艳阳照着，而花却渐渐萎了，不知不觉便有眼泪涌出来。

彼时还不知晓，彩云易散琉璃脆，那样美丽，却不持久。

隔了许久再看《裂锦》，自己倒被自己吓得倒吸一口凉气。

大抵是少年不识愁滋味，而如今早已是天凉好个秋。

所以，从容微笑，从容生活。

后来写了一段续篇《满盘皆输》，故事里的时间跨越数十载，文字上亦隔了数年，人物与故事，都恍若前生。

还是很欢喜，看到一个个熟悉的人物，从笔下渐渐描摹，仿佛见到旧友，哪怕岁月流转，风雨如晦。

不是不唏嘘。

《裂锦》是我第一部正式出版的长篇小说，记得它初版时，我曾经写过序言，在某个大雨滂沱的夜晚。那时的心境与那时的思绪，早已经成了旧时光。

旧时光，岁月流金。

彼时站在文字的门槛外，仿佛闻一声巨响，便有幸见识到，五彩缤纷流光潋滟的世界。

眼花缭乱，然后跃跃欲试。

一路走过来，跌跌撞撞，所幸运气极好，遇上那样多的朋

友，总是肯坦诚相待，总是肯不离不弃。

一直一直对人家讲，我是写小言情的，在言情前加个“小”字，对旁人而言或许是轻蔑，对我而言，却是亲切。笔下的每一个人，哪怕是十恶不赦的坏蛋，其实也是用尽了心思，冀望于能将他写得栩栩如生。

或许没有能力做到最好，但我愿尽我所能，做到问心无愧。

谨以此文，感谢一直以来，支持我的记忆坊与出版社。

感谢那些帮助过我，默默支持着我的每一位看官大人。

感谢我最可爱的父母。

谢谢！

匪我思存

2007年3月6日

Chapter

01

人生只若初见



【一】

天气热得像是太阳要坠下来了一样。阳光照在那些高大建筑物的玻璃幕墙上，更加刺眼得叫人不敢看。

今天晚上大概会有一场雷雨吧，傅圣歆有些烦躁地想。屋子里冷气打得不高，她又一直不停地在做事，所以还是热。她放下了那些厚厚的账目，走过去调冷气。冷气开关是个漂亮的嵌在墙里的小匣子——她从小就玩熟了的东西。掀开那木纹的盖子，把那个红色的钮拨到最下，天花板上的冷气出口顿时发出一阵“滋滋”的风声。



中央空调系统严重老化了，所以用起来总是有噪音——这里的一切都老化了——褪成粉黄色的墙、茶色的玻璃窗、乳白色的写字台、乳白色的地砖……都是她熟悉得和自己手纹一样的东西，怎么就已经这样陈旧了……

想一想也该旧了，这幢写字楼是她七岁那年迁入的，一晃眼十多年就流水一样地过去了，水面上有过许多的旋涡和美丽的泡沫，可是水流匆匆，什么也没有留下……

这间办公室是她儿时的游戏乐园。那宽大的桌子底下，多少次她藏在里头，让父亲好找。那乳白色的文件柜上，还留着她用铅笔画下的浅痕……

她将头搁在椅背上，静静地打量着这熟悉的一切。

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来，她真有些害怕，噩耗一个接一个地传来，都是顺着这条细细的电话线。可是，还是得听。是福是祸，反正最坏的事情早就发生了，还怕什么呢？

秘书李太太那有些哑哑的声音：“傅小姐，蔡经理电话。”

“接进来吧。”

蔡经理的声音也是疲惫不堪的：“圣歆，对不起。”

她的心直直地坠下去，坠进望不见底的深渊里，背心里的冷汗又冒了出来。她扶着桌子，心里也一阵阵地发虚。

“我尽了全力了，可是他们不肯放过我们。他们要斩草除根，我求他们给我们一个苟延残喘的机会，他们都不肯。”

她的手心里也都是湿濡濡的汗，听筒在手里滑腻腻的总像是拿不住了，她的声音也不像是从自己口中发出的，嗡嗡地在耳边响着：“他们到底要怎么样？”

“他们要看着我们清盘。”

她早知道的，不是吗？

蔡经理的声音中透着疲乏与悲哀：“我跟了董事长十七年了，我没有本事没有办法……我救不了董事长……我连他最后的基业都保不住……”

“蔡伯伯，这不怪你。”她的声音也是乏到了极点，“我们都已经尽了全力了。”

背心里的汗冷了，衣服贴在身上，冷得令她打了个寒噤。也许是冷气开得太大了吧。她伏在沙发上，冰凉的芙蓉簪贴着她的脸，这么多年，芙蓉簪也摩挲成了温润的红色，滑不留手的芙蓉簪呵！一格一格的凉贴在脸上，又有一条一条的热顺着脸流下去……

斜阳一寸一寸地正从窗外坠下去，酸酸的麻意也正顺着腿爬上来，她一动不动，呆呆地瞧着那一分一分移过来的余晖。

阳光终于怯怯地站到了她的手边，照着她指上那枚戒指，钻石反射着璀璨的光芒。她早应该把戒指捋下来扔进垃圾桶的，这是污辱，对她父亲的污辱！也是对她最尖利的讽刺！

她张开手，太阳给纤细的手指镀上了一圈红红的边，白金的指环套在第二个指节下，仿佛天生就嵌在那里。

戴了四年！什么叫承诺？什么叫天长地久？什么叫情比金坚？钻石是自然界中最硬的物质，所以用它来象征爱情。人真是蠢！明知道人心是世上最不可捉摸的东西，还希图用些表面形式来证实，实在是愚蠢得可笑！

她用力褪下戒指，站起来打开窗子，轻轻一松手，那点闪亮就无声无息地坠了下去。她伏在窗台上看着，小黑点越来越